

## 古典詩歌的海洋世界： 從中國的「海盜之歌」說起

時 間：113 年 3 月 20 日（三）15:00-17:00

地 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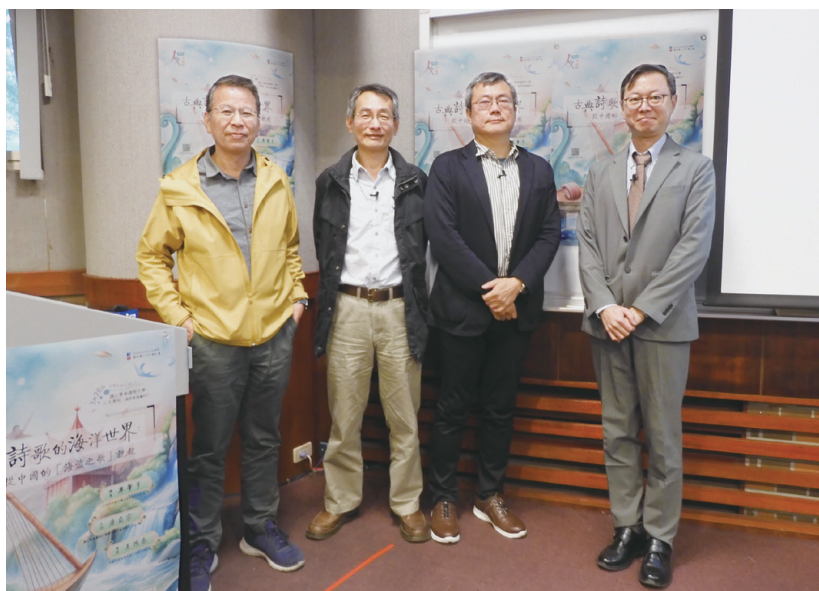
主 講 人：廖肇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主 持 人：唐立宗（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與 談 人：王鴻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合聘教授）

記 錄：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

海洋，對於四面環海的臺灣人而言是相當熟悉的存在，諸多流行文化、通俗文學中，也往往可見海洋作為重要元素，例如華特迪士尼影業（Walt Disney Pictures）之《神鬼奇航》系列電影（*Pirates of the Caribbean*），或風靡全球的日本動漫《航海王》（*ONE PIECE* / ワンピース，舊譯「海賊王」），抑或蘇格蘭小說



圖一：（左起）人文沙龍計畫主持人陳國榮教授、與談人王鴻泰教授、主講人廖肇亨教授、主持人唐立宗教授

家史蒂文生 (Robert Lewis Stevenson, 1850-1894) 膾炙人口的作品《金銀島》(Treasure Island) 等等，都是以海盜與藏寶為主題的冒險故事。本場講座主講人廖肇亨教授自幼生長於基隆海濱，祖父更是一位漁夫，看海的日子並不陌生。然而作為古典文學研究者的他，研究海洋詩學的契機，卻是緣於中研院文哲所草創初期的一場會議，時任院長李遠哲先生問起：「能找得到海盜寫的詩？」勾起了廖教授研究的興趣。事實上在史學領域中，儘管交通史、海洋史乃至海盜史研究已有相當的成果，海洋文學得到的關注卻顯不足，近代文化研究者更慣以「大陸(保守、落後)」對比「海洋(開放、進步)」的二元結構作為論述基礎。廖教授則試圖從文學研究視角出發，跳脫學界在方法論的困境及價值傾向的失衡，以十餘年心血開發了其獨特的研究領域。

## 一、倚劍東冥勢獨雄：從一首「海盜之歌」說起

究竟有沒有海盜寫的詩？廖教授從明代采九德(生卒年不詳，嘉靖年間在世)《倭變事略》一書找到答案，書載：

賊有善卜筮者，每日侵晨卜筮，為謀畫勝算，有詩題廟壁云：「海霧曉開合，海風春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晴更好，飛翠潑征鞍。」

謀逆之人作詩的故事或許以《水滸傳》的宋江最廣為人知，但此事畢竟出於小說家筆下，未必是史實。這首海盜題廟壁詩的寫作技巧雖非佳構，但詩中充滿著樂觀率性與海上人家的生活風味，顯現出一種特殊的浪漫情調。不過文學傳統本有託名或擬作的前例(如「閨怨詩」一類，即是由文人模擬婦女口吻、角度的作品)，故無法斷言此詩必然是海盜所作。然據采九德指稱，「倭奴之變，多由中國不逞之徒如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者投其中，為之奸細，為之嚮導」，是以海盜中有粗通文墨、能作詩者也並非絕無可能。從明中葉開始，北方陸上異族侵擾叩關與南方海上倭寇橫行，一直是政府棘手的課題，勢必需調兵遣將與之對抗因應，於是諸多擁有海上經驗的將領(包含文人領兵者)或參與軍事擘劃的文人，以海洋為寫作的最佳素材，例如軍事將領俞大猷(1503-1579)與參謀文士徐渭(1521-1593)等人，這類人士詩作傳世的數量也遠較海盜來得多。

徐渭曾於多次與東南沿海倭寇交戰的胡宗憲(1512-1565)幕下擔任參謀，親歷諸多海戰現場。嘉靖三十四年(1555)，胡氏部屬吳成器於龕山殲滅倭寇百

餘人，徐渭作〈龔山凱歌〉數首記錄經過。嘉靖三十五年（1556），徐渭雖已不在胡宗憲幕下，但仍跟隨其師季本（1485-1563）至龔山戰地勘查，相互作詩唱和，所記多為當時東南海事，如〈丙辰八月十七日，與肖甫侍師季長沙公，閱龔山戰地，遂登岡背觀潮〉一詩。廖教授指出，徐渭的詩風近似晚唐，更流露出一股「鬼魅之氣」，或許跟他多次親見海上戰場慘烈情狀的經驗有關。胡宗憲部屬俞大猷雖非文人出身，但也是能作詩的將領，徐渭讚其「抱負文武」，在其詩作〈舟師〉確實可見氣勢雄豪，詩云：「倚劍東冥勢獨雄，扶桑今在指揮中。島頭雲霧須臾盡，天外勝旗上下舂。隊火光搖河漢影，歌聲氣壓虬龍宮。夕陽景裡歸篷近，背水陣奇戰士功。」俞大猷生長於福建海濱，又長年在海上生活，詩作遂顯露出不同於文人的氣魄，此詩描述水軍將領率師告捷的得意之狀，大有直搗黃龍的氣概。

事實上描述海戰的詩作也並非始於明代，最早在宋末名臣文天祥（1236-1283）〈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為之詩〉中已有「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爭奮搏。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蝟交滄溟」等句，顯見文天祥寫作時也意識到海戰詩作的特殊性，故此詩可能為目前所知海戰詩的濫觴。海上作戰的情景至清代仍屢有所見，如總統閩浙兩省水師的李長庚（1752-1807），也留有數首描述在海上緝捕、對抗著名海盜蔡牽（1761-1809，一作「蔡騫」）的有關詩作。嘉慶十二年（1807）李長庚於與蔡牽船戰時咽喉中彈身亡，隔年由王得祿（1770-1842）、邱良功（1769-1817）接替任務。十四年（1809）八月，王、邱於浙江台州漁山外海與蔡牽鏖戰，蔡牽最終命喪海底。王得祿因平亂有功詔任福建水師提督，獲封二等子爵，逝後又獲贈伯爵、太子太師銜，成為清領時期官位、爵位最高的台籍人士。

## 二、提兵星夜渡江干：萬曆朝鮮之役及其影響

1591年（明萬曆十九年），日本太閤豐臣秀吉（1537-1598）以「假道入唐」為由，致函朝鮮王室告知次年春將借道朝鮮轉進攻打明朝，要求擔任前導並給予協助。在未獲回應的情況下，豐臣秀吉憤而於隔年攻打朝鮮，致使朝鮮向宗主國明朝求援，明政府隨即派兵馳援，戰火逐漸蔓延至朝鮮半島全境。其後雖曾短暫議和停火，戰事仍於1597年再度引發，明政府再次兵援，最終因豐臣秀吉病逝，日方於1598年退出朝鮮，結束為期六年、牽動三國的戰爭。明朝因之國庫空虛，埋下日後衰亡的種子。在明朝援朝將領中，李如松（1549-1598）奉命為東征提督，率兵渡鴨綠江，於平壤力戰攻克日將小西行長（1558-1600），其

後數場戰役也終獲告捷。李如松有詩〈題扇贈朝鮮金命元〉云：「提兵星夜渡江干，為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杯歡。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算，夢中常憶跨征鞍。」可視為兵援朝鮮並與當地官員互動的紀錄。朝鮮將領中亦有能為詩者，如水師名將李舜臣（1545-1598），他曾數次在海上擊潰日軍，最終戰死海上，被後世視為朝鮮民族英雄。

戰爭期間，朝鮮有諸多善本書為日將掠奪攜回日本，保存至今，是東亞書籍交流史上重要的研究課題。除書籍外，朝鮮官員姜沆（1567-1618）於當時負責糧食運補，後被俘虜帶往日本，直至 1600 年方得返國。在日期間，他將被擄過程及見聞撰為《看羊錄》，對當時日本風俗、政治與學術情況皆有所記錄；他亦與日本儒學家藤原惺窩（1561-1619）往來，並將朝鮮李滉（1501-1570，以字號「退溪」聞世）的朱子學傳入日本，朱子學得以逐漸成為日本官方學術代表。姜沆被擄的經歷就個人而言理當是不幸的遭遇，戰爭固然有其血腥殘酷的面向，但卻也促成學術、文化、思想的交流，例如朝鮮著名女詩人許楚姬（1563-1589，號蘭雪軒）的作品也被介紹到中國，在文學史的交流上是相當罕見的例子。

### 三、含笑有人憐碧玉：海洋故事裡的女性

前述胡宗憲曾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誘殺江浙一帶海盜徐海，以其妻秦淮歌妓王翹兒（一作王翠翹）作為內應，在不同版本的故事中，有因徐海被殺，王翹兒自盡殉情的情節，是中國少數海盜與美女相戀的故事。明人茅坤（1512-1601）除撰有《紀剿除徐海本末》一書外，在《大司馬胡公鏡歌鼓吹曲十首》之六也以王翠翹作為主角。王翠翹故事的奇珍，也使其出現在許多作品中，如清代署名青心才人所著的《金雲翹》，該書流傳至越南後，詩人阮攸（1766-1820）將其改編為喃字與漢字混合的敘事長詩《金雲翹傳》，通稱為《翹傳》或《斷腸新聲》，成為當地家喻戶曉的故事。

明清之際，清軍由滿州南進，擊敗攻占北京的李自成（1606-1645）軍隊，順勢進攻殘存反抗勢力。另一方面，明朝宗室與官員仍在中國南方一帶相繼成立互不統屬的政權，各擁其主，史稱為「南明」。南明注意到鄰近日本仍保有相當的軍事實力，故遣員跨海前往請求軍事協助，稱之為「日本乞師」。黃宗羲（1610-1695）曾記錄黃斌卿（1600-1649）派胞弟黃孝卿與馮京第出使日本借兵的經過，其云：

孝卿假商舶，留長崎，長崎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落以綾幔，分為私室。當月夜，每室懸各色琉璃燈，諸妓賽以琵琶，中國之所未有。孝卿樂之，忌其乞師而來者，見輕於其國，其國發師之意益荒。

黃孝卿所前往的長崎於江戶幕府直屬管理下，設置奉行所，亦成立唐通事會所，管理並限制唐人居所。長崎也是江戶幕府對外交流及商業貿易的重要窗口。同時，長崎的丸山、江戶吉原與京都島原，並稱為江戶時期的三大遊廓花街，長崎遊女也是江戶幕府用以優遇籠絡華商的手段之一，據清人郁永河（1645-？）《裨海紀遊》記述，長崎「婦人妍美，白皙如玉人，中國人多有流連不返者」。約於江戶中期前往日本的書畫家諸葛白巖也留有〈詠長崎妓館詩〉，其云：「咫尺章臺勝若耶，競批寶鈔鬥豪華。三分月色千枝柳，一曲陽春幾樹花。含笑有人憐碧玉，駐顏何處覓丹砂。修堂晏坐閒評論，謾遣冰壺罩絳紗。」可見長崎也是風情萬種的溫柔鄉。從黃宗羲的文字顯見其對於黃孝卿流連放縱的行為極不以為然，而黃孝卿的個人行為是否足以影響日本主政者的發兵意願，猶有可議之處。但不容諱言，長崎不僅是反抗勢力結集的基地，也是令人流連忘返的仙窟，於是存國興亡與風月浪漫同時在長崎上演。不過值得說明的是，長崎遊女不僅有狎邪風月的一面，也是日本文化輸出的重要媒介，可以說風月情場亦是文化交流的場域。



圖二：日本江戶時期遊廓花街的美女是江戶幕府用以優遇籠絡華商的手段之一，該場域也是日本文化輸出的重要媒介（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 四、天容海色本澄清：傳統思想與文學中的海洋

廖教授指出，中國傳統文化並不缺乏海洋因素，諸如孔子乘桴浮於海的感嘆、方士徐福渡海求仙藥、佛教東傳的絲路及海上絲路、福建出身的朱子、浙江出身的王陽明等等。在文學中，至少從東漢末年，詩人已經開始描寫海洋，如曹操（155-220）的〈觀滄海〉常被視為是古典海洋詩的首作。唐詩中的海洋多數還是想像或傳聞的角度，不論是求仙或異國情調的描繪，入宋後，詩人開始有實際出海的經驗，如蘇軾（1037-1101）貶謫瓊州（今海南島）時乘船渡海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一詩云：「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反而有種體驗新事物的驚喜感。蘇軾另有〈登州海市〉一詩，描寫前往山東登州觀看海市蜃樓的經驗。詩人也將目光投向海邊活動的人群，如柳永〈煮海歌〉寫出鹽民製鹽的勞動情景。元代積極拓展海外貿易，故詩人喜作港市繁華與商業活動的題材，此時亦有僧人東渡日本傳法，如竺仙梵僊（1292-1348）有詩描寫渡海經驗。明清兩代海洋詩在作者、題材、風格上有極大的開展，諸如擔任琉球冊封使的郭汝霖（1501-1580）在〈封王十詠〉中猶有「隊隊驚訝唐禮樂，人人詫說漢官儀」這類「禮失求諸野」的詫異。明清鼎革之時，朱舜水（1600-1682）擔任鄭成功（1624-1662）的使者向日本乞師，其後留居，受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器重，對「水戶學」的興起有不可磨滅的影響，亦有〈避地日本感賦〉諸作傳世。隱元隆琦（1592-1673）則於 1654 年抵達日本，成為日本禪界黃檗宗的始祖，在其詩作中也可發現經歷風雨航程，終覓得一方淨土的心路歷程。

廖教授總結，從文學研究的角度看待海洋詩歌，仍有許多學界未曾留意的文本有待詮釋發揚，另外也可就海洋相關主題的作品加以編輯註解。海洋不僅是中國古典文學中具有多重意涵與書寫方式的主題，海洋詩歌涉及文化、政治、交通、軍事、外交、貿易等諸多面向，理當吸收不同角度、領域的研究成果，重新省思文學書寫與海洋的關係，擴大研究視野與胸懷。